

生命的樂章

奇凡



橫跨淡水河的長橋，隱入黑漆漆的雨夜裡。伸向無盡頭的遠方，伸向未可知の世界。

雨簾簾落著，風撲朔迷離，橋燈飄搖。

一輛的士飲泣時呼嘯而過。

男孩的黑影在橋上踽行，盛一身的雨。

雨水沿著男孩的眼鏡框灑出一道河，爬下鼻樑，下巴，一顆顆滴落在薄薄的白襯衫上。吸滿水的鞋在雨地裡撲咬撲咬的叫。而遠處的河裡，有一燈漁火閃爍。

四十天是很短暫的，可是在等待中就長得彷彿如一個世紀一般。它終於來了，那意味著最後的一夜。自男孩從醫院出來後所等待的一夜。明天，當太陽一如往常的在海平線上升起，在這座橋上將只能找到男孩一些模糊的足印，便再也找不到有關男孩的其他線索了。

今夜，沒有女孩陪伴是對的。讓她們目睹自己的倒下，是一種罪過。那晚，男孩與父親去看病，男孩無意中走近聽診室的門口。

大夫，沒有其他辦法了嗎？男孩不相信那顫抖的聲音是出自父親的嘴。

四十天，好好的待他。

當時，男孩却出奇的鎮定，似乎宣佈的是另一個人的死刑。走出醫院，父親的臉蒼白如紙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雨簾簾落著，風撲朔迷離，橋燈飄搖。

又是一輛的士飲泣而過。

男孩的黑影在橋上踽行，盛一身的雨。

細雨繚紛，女孩繞過東門城而來。

沒帶傘？

需要嗎？

她摸摸髮上的那頂小黃帽。

你相信嗎？它可以盛住所有落到我身上的雨。

男孩點點頭。

路上，男孩說了一句俏俏話，女孩皺鼻輕輕的哼了一聲。睡前，男孩彷彿又聽到女孩的那一聲哼。

男孩滿身淋漓的汗水，輾轉床上。午夜惡夢驚醒後，男孩就無法再入睡。思路亂得似叢生糾葛的藤蔓，耳邊時而嗡嗡的叫。索興翻身下床，自床底拖出一把塵封的吉他，生疏地彈起約翰·李濃的 Image。

凌晨兩點，男孩由救生梯爬上三樓屋頂的天台，臥看滿天的星斗。男孩始終把獵人星與天蠍星看成一塊兒，怎麼也分不清楚。似乎書本上說過它們不會湊在一起，因此，男孩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遂昏昏入睡。

雨簾簾落著，風撲朔迷離，橋燈飄搖。

又是一輛的士飲泣而過，

男孩的黑影在橋上踽行，盛一身的雨。

一輛單車擦身而過，又折回來。問男孩搭不搭便車，男孩搖搖頭。或許別人的死亡需要搭車，而自己的死亡，只要走路，走路便可到達彼岸，腳步許是鬆軟，許是抖擻，那已經無所謂了。每一步都是走向死亡的圓寂。

許是被雨水淋得太久了，男孩不禁打了個寒慄。方感覺腿酸，便坐在橋欄上，河水澎湃，遠處海上有一燈漁火閃爍。

男孩蓬鬆倚頭髮倚在廚房門口，對正在切菜的母親說他很累，想休學。母親一刀把左食指割傷，還以為自己的耳朵有毛病，迷惑的看著男孩。

在冬天風雨呼嘯的下午，男孩默默地框著行李步出

C大校門。而當男孩再度踏入C大的那天早上，看見一個教授牽著一隻棕色的土狗在校園散步。

雨簾簾落着，風撲朔迷離，橋燈飄搖。

又是一輛的士飲泣而過。

男孩坐在橋緣，盛一身的雨。

男孩脫下左脚的鞋子，讓它掉進黑漆漆的河裡，沒有撲通的聲音，河水澎湃。男孩又把右脚的鞋子掉下，沒有一點回聲，河水澎湃，滿耳的風嘯雨哭。

小男孩把紙船一個個放進水溝裡，船穿過一座座小水泥橋或木板橋。小男孩快樂的唱著無調之歌，紙船終於在咿啞聲中沒入無盡頭的下水道。小男孩又脫下木屐放進水溝裡，快樂的唱著無調之歌。最後，一個路過的大人，驚慌得把坐在水溝裡漂流的小男孩撈起來。

我哥哥明天找我和叔父家；下星期天我父親上台北探望我；青年節我要回家找老同學玩。一季沒有date的日子。男孩默默的凝視倒映在江西上一長排的燈影。

落一樹的花和葉。女孩只喜愛那突出赤裸的枝椏，而男孩不是枯枝，是那江畔滿地的花和葉。將有那麼一天，風將旋起，把滿地的花和葉吹落江中漂逝。

黑暗裡傳來一聲火車長長的鳴聲。穿迷你裙的女孩，買了她一生中的第一張車票，獨個兒坐夜車返風城的家。

男孩赤着脚茫然的迎向雨夜中兩朵璀璨的向日葵。雨簾簾落着，風撲朔迷離，橋燈飄搖。

一輛的士的輪胎，在劇烈的磨擦下長號。

x x x x x x x

躺在潔淨的白色床單上的男孩，終於睜開惺忪的睡眠。父親告訴他四十天的危險期已過去了。而男孩却望著站在父親背後的女孩，只想吻去那滿眶晶瑩的淚珠。

◎由留美人士創辦

◎由留美人士執教

內容豐富，教材新穎

為青年朋友開創新天地
新竹最大最優外語中心

致用外語中心

TEL.22689

每月增開新班

詳情洽：

①新竹市勝利路6號致用外語中心

②新竹市中山路38號永信打字機行